



# 秋景美如画 多彩官鹅沟

□ 王贊

陇南的秋意如酝酿已久的酒,一朝开封,便醉了整座山川。早听闻宕昌官鹅沟的秋景是陇上一绝,层林尽染时,峡谷藏金,飞瀑漱玉,连空气里都飘着松脂与野果的甜香。于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清晨,我们驱车从宕昌县城出发,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官鹅沟去,赴一场与金秋的约定。

一  
车出县城,便一头扎进了山的怀抱。窗外的景致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,先是田埂上的玉米秆黄得透亮,沉甸甸的穗子垂着,被秋阳晒得发亮;接着是山坡上的核桃树,叶子半黄半绿,偶尔有熟透的核桃“咚”的一声砸在地面上,惊起几只山雀,扑棱棱掠过挂满红果的山楂树。

## 二

进了山门,秋意便如潮水般涌来。景区的观光车沿着峡谷蜿蜒前行,车窗外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:两侧的山体陡峭如削,裸露的岩石呈青灰色,却被漫山的树木织成了彩色的锦缎——油松是墨绿的底色,桦树的叶子黄得像蜜,山杨的叶边镶着胭脂红,连低矮的灌木丛都缀满了橙红、绛紫的浆果。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路面上投下光斑,像撒了一地金箔。

第一站是“官鹅天瀑”。下车步行不过百米,便听见“哗哗”的水声从密

林深处传来,像无数根琴弦被秋风拨动。循着声音穿过一片落叶松林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道瀑布从数十米高的崖壁上倾泻而下,如银河落九天,砸在谷底的深潭里,激起层层白雾。潭水碧绿如翡翠,倒映着崖壁上的红叶与黄叶,水雾中若隐若现,恍若仙境。瀑布周围的岩石上长满了青苔,湿漉漉的,沾着从潭里溅起的水珠,几只蜻蜓停在上面,翅膀透明得像琉璃。仰头望去,崖顶的野菊花开得正盛,金黄的花瓣在风中颤动,偶尔有花瓣被风吹落,飘进瀑布的水流里,转瞬便被卷进潭中,成了这秋景里一闪而过的点缀。

从瀑布往上行,便是“五瀑峡”。这里的峡谷更显幽深,两岸的山壁几乎要合拢,只留下一线天光。五道瀑布首尾相接,有的如轻纱垂落,有的似银链悬空,最窄处的瀑布仅能容一人侧身通过,水流撞击在岩石上,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岸边的栈道,踩上去湿滑冰凉。栈道旁的树木愈发茂密,几株古老的云杉直插云霄,树干粗壮得要两人合抱,树皮上布满了青苔与树瘤,

像刻满了岁月的密码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照在瀑布上,偶尔能看见一道小小的彩虹,随着水流的晃动而变幻,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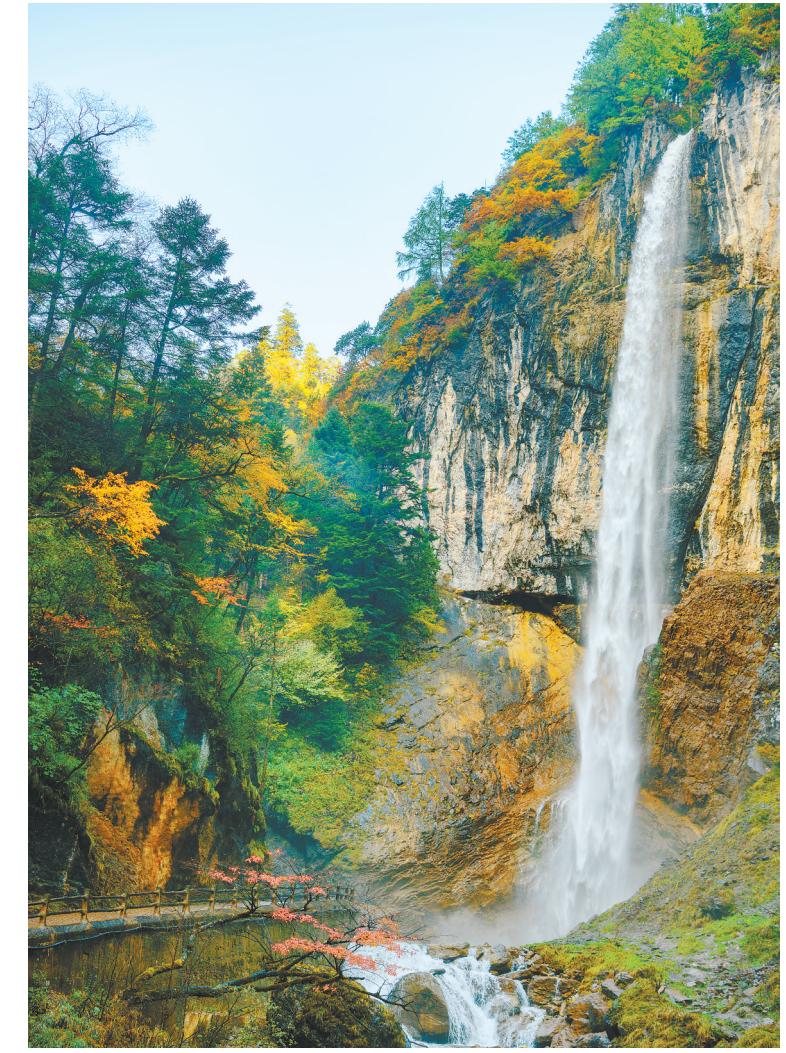
行至“鹿苑坪”时,秋意已浓得化不开。这片山间的平地像一块巨大的彩色地毯,枯黄的草地上点缀着紫色的龙胆花,几头牦牛甩着尾巴在吃草,脖子上的铜铃偶尔发出“丁零”的声响,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晰。远处的山坡上,几座藏式的小木屋与漫山的秋色相映,透着浓浓的高原风情。木屋旁的苹果树上挂满了红果,像一串串小灯笼,树下的老太太正在摘苹果,皱纹里堆着笑意,见我们过来,便递上一个,说:“尝尝,这是咱沟里的‘秋果’,甜着呢!”

## 三

往沟的更深处去,便到了“天池”。这是一处高山湖泊,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,湖水蓝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,岸边的树木倒映在水里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,像被打翻的调色盘,连水底的卵石都染上了斑斓的色彩。湖边的木栈道上落满了松针,踩上去软绵绵的,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。偶尔有小鱼从水里跃出,溅起一圈圈涟漪,打破湖面的平静,倒映的树影便跟着晃动起来,像一幅流动的画。

绕着天池漫步,忽见前方的密林里露出一角红墙。走近了才知是座古寺,名叫“雷古山庙”,庙门紧闭,门楣上的漆已有些剥落,却透着股古朴的沧桑。庙旁的老银杏已有数百年树龄,树干粗壮如柱,金黄的叶子密密匝匝,几只松鼠在树枝间跳跃,嘴里叼着银杏果,尾巴蓬松得像朵蒲公英。寺后的山壁上刻着几行模糊的字迹,据说是明清时期的文人留下的,虽看不清具体内容,却让人想起那些曾在此驻足的旅人,是否也曾在这里,对着眼前的湖光山色感慨万千。

从天池往上,便是官鹅沟的最高处“观景台”。拾级而上时,脚下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,沾着露水,有些湿滑。两旁的灌木丛里,野山楂红得像玛瑙,山葡萄紫得像宝石,伸手就能摘到。登上观景台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——整座官鹅沟尽收眼底,层峦叠嶂的山峰如波浪般起伏,漫山的树木红黄绿相间,像大地铺展的锦绣;峡谷里的溪流如银带缠绕,串联



官鹅沟瀑布 胡卫东

起一个个碧绿的湖泊,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;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,与山间的云雾交织在一起,恍若世外桃源。秋风拂过,带着松脂与野果的香气,耳边是山风穿过树林的“呜呜”声,还有远处瀑布隐约的轰鸣,像大自然在奏响一曲雄浑的秋之乐章。

## 四

暮色将至,我们开始下山。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,群山的轮廓渐渐模糊,只剩下最浓烈的红叶与黄叶,在暮色中像燃烧的火焰。观光车上,大家都有些沉默,大概是不舍这迷人景色。路过一处农家乐时,主人家的屋顶上晒着玉米和辣椒,金黄与通红相间,像挂了一串串丰收的灯笼。院里的老梨树下摆着石桌石凳,桌上放着刚沏好的野菊花茶,茶汤金黄,飘着淡淡的清香。

坐在梨树下歇脚,看夕阳把最后一缕金光洒在远处的山顶上,听主人家讲官鹅沟的故事:这里曾是古羌人聚居的地方,沟里的许多地名都带着羌语的痕迹;红军长征时曾路过此地,



官鹅沟秋色如画 刘国庆

## 羊马城怀古

□ 赵新平

进入十月的山城,还尚无深冬的凛冽,气候舒爽得恰好。天地间尽是澄澈的蓝,风里裹着桂香与熟透果实的甜,连空气都像是被过滤般清透。山间的草木早已换上盛装,白杨染金、枫树燃红,偶有松柏的深绿点缀其间,层层叠叠的色彩漫过山坡,将“万物丰盈”四个字衬得格外鲜活,瞧着就让人心头敞亮。

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,从山底抬头,视觉近乎直角,蜿蜒而上的水泥台阶像梯田一样伸向天空。早就听说登羊马城不易,于是鼓足勇气拾级而上,从第一个山门到观音殿,看到水泥构筑的沿路护山壁上连着画了两朵盛开的粉莲花,白瓣红,绿圆叶,心中立刻像被一种柔软无比的情致所感动。殿门开着,整洁的院子里显得空旷,花园内植有牡丹、芍药等花木,我们只是在门外停留片刻,便加快脚步继续上山。

一路上去,山路呈“之”字形,走几步就有拐角,有的拐角处专门筑有树桩样的水泥凳子供游人歇脚,我们走累了,也坐下休息,耳畔忽然“咕呱”一

声,几只躲在草丛里的鸟儿被我们打扰,惊慌地飞走了,翅膀几乎擦过我们的耳朵,是戴彩色冠子的鸟儿,全身棕色,两翅和尾栗黑色,有棕白色横斑。

快到山顶的时候,陡直的台阶多了,走得人腰酸腿痛,小心地攀登,腿也还是抖得厉害,憋着一口气,嘴里不停地继续数着台阶的数字,台阶路的尽头约1400个台阶,然后是一小段土路,几步登上去,便是平坦的山顶,眼前豁然开朗,山风吹着,被朝霞染红的云朵在我们周围随意飘荡,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境界,大片大片的树木在风中摇摆。远远望去,山脊上颓废衰败的城墙所剩无几,那些被树木和荒草覆盖的地方,就藏着羊马古城的悠悠历史。

西晋永嘉元年(公元307年),羌人梁勤建宕昌国;唐代,宕昌羌人政权消亡,先后受吐蕃统治百余年,后与吐蕃、吐谷浑人融合成廓罗部,在首领木令征带领下占据岷、洮、宕三州,羊马城便是此时由木令征所筑。

据《宕昌县志》记载,此城分前、中、后三城,建于断崖峭壁之上,呈掎角之势,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军事要塞。三城依山势而建,前城大,中城高、后城小,间距分别为700米和1500米。如今,在外城废墟中,仅存土地庙残迹——石案、厚青方砖碎片与碎成泥土的青瓦砾,不见当年烛台与将士;友人曾提及,二十多年前山上还能捡到古铜钱。城内曾发现大量作战滚石、历代陶片砖瓦,及一块宋代藏文石碑。

金末元初,金兵凭险驻守羊马城,元将按竺尔率军围城年余,始终难越雷池一步。久攻不下之际,他敏锐地察觉到金兵的生存玄机——挖暗道,依靠毛驴下山驮水维系城中补给。按竺尔当机立断截断水道,短短数日便攻克城池。此役以“以巧打巧”的战术设计,成为历史上精准制敌要害的典型战例,其蕴含的军事智慧,至今仍闪烁着深远的价值。

此刻,站在当年兵家交锋的羊马



羊马城遗址 资料图

城上,早已不见烽火狼烟的尘屑,也不闻牛角号令的急促,唯有温暖阳光催生万物:粗壮的树木枝干直插云霄,飞鸟盘旋起落,啄食青草地后便抬头凝望,看天上云朵缓缓向远方飘去。黄土与石块筑就的城墙,只余下短短的破垣残壁,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。

昔年筑城者,以砖石为甲、高墙为盾,欲凭坚不可摧的城锁锁住长治久安,却未料人与城郭皆如天地间的过客,抵不过一阵长风从天际呼啸而过,终将在时光里淡去轮廓。

宕昌籍文化名人丕烈曾在《故城咏》中落笔:“故城蔽残垣,江郭逐翠烟;垣下长堤锁,郭外数桥环。悠悠木家事,猎猎霜上幡;羌水今何在,涛起声正酣。”诗行间跃动的故城风貌——残垣映翠烟、长堤绕郭、幡旗猎猎的画面,如今已难寻实景,只剩历史记述与文字吟咏,承载着后人绵长的怀念。